



小小说美文馆

主编 马国兴
吕双喜

成长

青春是最温柔的悬念



郑州大学出版社



小小说美文馆

主编 马国兴 吕双喜

成长

青春是最温柔的悬念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青春是最温柔的悬念/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1

(小小说美文馆)

ISBN 978-7-5645-3671-8

I. ①成… II. ①马…②吕…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9221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00 mm 1/16

印张:10

字数:146 千字

版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658405

印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3671-8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目录



和妈妈的“谍战”	曾颖	001
窃书记	曾颖	006
家访	谢志强	010
相信	谢志强	014
距离	陈敏	018
我放弃了那半个圆圈	陈敏	021
麦季	袁省梅	025
一个陌生的排球	袁省梅	029
生活一种	崔立	032
少年往事	崔立	035
相约	崔立	038
沉睡的大师	梅寒	042
克隆十三亿	巩高峰	045
小幻想	巩高峰	048
小伙伴	巩高峰	052

碧玺	立夏	056
小莫的海底	立夏	060
青春是最温柔的悬念	沈嘉柯	064
谁为她开门	艾苓	067
卖菜记	曲辰	070
空白格	夏阳	073
偶然	非鱼	078
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刘国芳	082
麦田里的红霞	非花非雾	085
成人礼	袁炳发	088
油菜花	王往	091
景大爷	于德北	095
女兵的秘密	王培静	099
学伴儿	金光	102
父亲的大学	朱耀华	106
喜旺的年	谷凡	110
谁“偷吃”了	海华	113
爹妈去哪儿了	警喻	116
野猪横行的日子	夏一刀	119
转学	于心亮	123
想念温柔	梁小萍	127
老人	李恩杰	130

彷徨在十八岁的路口

廖玉群 135

父亲

陆 梦 138

七月

田 林 142

奶奶的心事

白 秋 145

帮孩子找优点

邱成立 148

和妈妈的“谍战”

曾颖

1987年,我十六岁,这一年,我与母亲打了一年的“谍战”。虽说不像真正的谍报人员那样步步惊心,随时都有可能经历“险过剃头”的严重情节,但在青春期那些刚刚开始把隐私作为个人尊严底线的年月,这些“斗争”也确实承载了我太多的喜怒哀乐。那些情绪,曾让我发乎于心地担惊受怕,甚至羞痛交集。直至我当了母亲,并有了与当年的我年龄相仿的儿子时,才稍有释怀。

十五六岁的人与孩童时代相比有许多显著变化。我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爱向父母提及自己的事情,无论是晚饭时在餐桌前,还是临睡前与母亲的交谈。这两个时段曾是我和母亲交流和谈心的重要时间段。母亲是个特别重视与孩子沟通的人,也许是因为父亲早年离家出走对她的打击太大,她很不容易信任别人。这也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只有我是她唯一一个倾诉和倾听者。从我懂事开始,我家的饭桌前就绝不放电视机或收音机,母亲说不让外面的信息来干扰我们的生活,她把这种交流看得很重。在十六岁之前,我也很享受母女间这种无话不聊亲密无间的感觉。

但自从无意间和母亲聊起有个男生常借书给我,还总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恰到好处地为我提供帮助,让我觉得很贴心很感动的时候,母亲没有像

往常那样，顺着我的喜悦往下聊，而是有些神经质地义正词严地让我不要和那个男孩交往，因为那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包藏的是显而易见的祸心——男人用一百天来讨好女孩子，女孩子要用一生来还这一百天！

母亲显然用自己的人生悲剧积累下的经验来看待我的生活，但我却不愿意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被她那冷漠与怨恨多于爱与宽容的人生经验框在一个灰暗的世界里。一个从别人的善意举动中轻易看出不善甚至敌意的人是可悲的，她会丧失许多人生乐趣。对于一个刚刚踏入人生的全新生命来说，受伤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和经历。即使是最爱我最担心我的母亲，也不能成为我的脚，代替我走完属于我自己的道路。

自从那次交谈之后，母亲就急火攻心地让我不要再和那位男生交往，我和母亲聊天的内容，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大幅度下降。我不再是那个无论捡到一块橡皮还是得到一颗糖果都会急着向妈妈报喜的幼儿园小孩子，也不再是那个受了老师批评或没考赢同桌而向母亲诉说委屈的小学生，更不是生理周期来临时如遭遇世界末日般向妈妈求救的初中少女。我开始有了秘密，这秘密就是对于那个男生所献的殷勤，我有一种小小的喜悦和幸福感，因为他不仅长相帅气举止潇洒，而且还不像别的小男生自以为是地装阳刚耍帅故意对女生冷漠，他看我时，眉眼间总有一种让我感到温暖和羞怯的神韵，伴随这种神采到来的，是班上女生们失落一地的沮丧和嫉妒眼神。我承认，对这种被众人羡慕嫉妒恨的感觉，我感到有些小小得意。

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履行对妈妈的承诺，不再与他交往。而为了不让我母亲知道，我对母亲的信息壁垒逐渐开始形成，并逐渐形成一个城堡，将自己那点小秘密严密地包裹起来。

母亲从我的静默中察觉出了异样，在无数次貌似坦诚其实是希望我坦白的交谈中，她焦急的询问都被我温柔地反弹了回去，她开始对我使用“秘密手段”。

最初，她使用的是最传统的盯梢和“突然降临法”，或偷偷跟着我看我上

学路上干了些什么,或在放学路上假装偶遇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但这些手段早前在小学和初中时就用过了,也确实抓到过我乱买零食或和同学在街边踢毽子不准时回家之类的“违法行为”,但对于高中学生来说,这招却没多大用处。一是因为她的招数太古老,而目标又太大;二是因为像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在上学和放学路上有什么异常举动?她愿意看到,我还不愿意做呢,能在大街上干的,还叫什么秘密?

跟了一段时间,老妈一无所获。这种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我确实没有什么秘密;其二,是我有秘密,但没有被她逮住。她显然更相信后者,于是对我实施更新一步的侦破术,在我身边安插“卧底”。

老妈的“卧底”,是我的表妹雪茹,她以一件高领拉毛衫和每周两元钱的的活动经费为代价,让雪茹留意我的动向和思想,看看我干没干什么不合规矩的事,特别是交没交不适合交的朋友。雪茹与我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

显然,老妈高估了她付出的酬劳的价值,低估了我与表妹十多年的交情。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表妹需要向家长隐瞒的事情远比我需要隐瞒的多N倍。她对我,巴结讨好求帮隐瞒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自杀性地去当密探惹我生气?所以,在老妈找她之后的十分钟内,我便知道了这一情况,并和她分享了用“线人费”买的冰棒。当然,为了让老妈不起疑心,我也允许她向母亲透露一些过时的“情报”,比如,我偷偷买了什么课外书,或用膏药补破袜子之类,让老妈心满意足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这种情况持续没多久,母亲就感觉到不对味了。表妹给她的情报,与她需要的完全不对路,无论质和量,都存在巨大的差别——此时的母亲,如同饥饿的老虎需要一头小牛来充饥,而表妹送上的,却是一只南瓜或几颗白菜,这哪成啊?

于是,母亲开始从另外的渠道着手,开始偷偷翻看我的书包,查看我与同学互发的明信片,从上面的邮戳和地址推测信息;她甚至还无师自通地用

开水壶的蒸汽配合刮胡刀片打开了我未拆的信件，看完之后原样封回去。但这些，除了让我们母女的不信任感增强了之外，便再无别的用处。

事实上，母亲所看到的小学 and 初中同学的来信，除了嘘寒问暖，和小小的怀旧以及偶尔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感叹之外，便再无别的东西。但她却将其作为挖掘我思想根源的一种依据，寻章摘句，浮想联翩，捕风捉影地构建出她想象中的我的精神世界。那世界令人担心，甚至不出手拯救就会立即遁入深渊，充满了危险。这当然是我所不认同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她太啰唆多事，杞人忧天。而且，从她在教育我时说漏嘴的只言片语中我觉察出她对我的偷窥，本能地生出一种反感。

为了确证她偷看了我的信，我用左手给自己写了一封信，邀请自己三天后放学去电影院看当时很火的电影《霹雳情》，并口沫横飞地描述那电影里有感人至深的爱情情节……

信寄出去之后第二天下午，母亲若无其事地把信交给我，说传达室送来的。我回到房间一查看，我特意做的几处记号，包括信封口上不起眼的蜡滴，信笺里包着的一根头发，和信笺对折处一小滴胶水，都不翼而飞……

不出所料，在第二天，也就是信里约定去看电影当天的中午，母亲在饭桌上让我下午放学去姥姥家做作业，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是所有电影都适合青少年。”那一刻，我瞬间石化了，母亲的形象像一尊石膏雕像，碎落一地。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同学们通信，都选择了一种间谍的方式，通常是一张信纸，正面抄一首无关痛痒的青春励志或朦胧诗，背面则用米汤写着我们要表达的真实内容，其实也无非就是哪个同学过生日，哪里有演出或谁又说了谁的坏话，谁被老爸老妈骂了之类属于青少年的青春八卦。收信者只需要用棉签蘸点碘酒一涂，便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样的通信方式，着实瞒了老妈很久，害得她不明就里，天天拿本朦胧诗在那里研读，险些成了一个诗人。

和老妈的谍战，绝不仅限于这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甚至焦虑过她是否偷看了我的日记，虽然我特意买了加锁的日记本，然后用一把结实的大锁将它锁在书柜抽屉里，但我还是不放心，经常写日记时，在写到我认为犯讳的重要内容时，仍忍不住要用拼音声母来写一大段话，或用英语，或用英语所对应的字母排序符号，有时甚至写上几句违心的哄老妈的话。我不确定她是否有办法看到，但这种担心一直存在，融入我的血液中。

多年后，我们已无须为那些算不得什么秘密的“秘密”纠结介怀时，我忍不住问老妈：“你坦白，当年有没有看过我的日记？”

母亲一扶老花镜，正色道：“你那些写满字母和数字的天书有啥好看的呢？我没看！”

说完这话时，我们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窃书记

曾颖

在我短暂而漫长的青春岁月里，出现得最多的一个主题词，便是窃书。按照前辈孔乙己先生的说法，窃书是读书人的事，不算偷。故而我也择雅而从之，仿他的说法，窃一回。

我不知道孔乙己的书，究竟有多少变成铜钱换了黄酒，多少用来打发寂寥漫长的日夜；但我知道，我所努力想要窃的书，没一本是打算拿去换麻糖和花生吃，而是为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的需求去窃。如果单纯是为了换糖，我完全可以像小伙伴们那样，向我家背后的铁工厂废料场下手，只需要从墙下的水沟洞里钻进去，捡两块称手的铁扔出墙，几块麻糖和花生便到手了，无须像窃书那样，费尽周折，而且，收废品的根本不喜欢。

那时，街面上没有网吧和游戏厅，青少年最喜欢去的就是连环画店，这些小店，通常以一分或两分钱不等的价格，把厚薄不均的小人书租借给孩子们看。我最初的阅读兴趣，就是在那光线并不十分充足，几块砖垫一块木条做成的长凳上养成的。满满一屋孩子密密地挤坐在一间小屋，屏神静气地看书的场景，至今仍是我心中最美最温暖的画面。

但是，比起记忆的温暖，现实却是冰冷而骨感的。虽然一分两分钱的租金，现在看起来不贵，但在当年却是很具体的，那时候，米不过一毛三分多一

斤,肉凭票七毛多一斤,一分钱也就是一杯爆米花,两分钱就是小半瓶醋,谁家的经济条件敢放开了让孩子们由着阅读兴趣去花钱读书啊?况且,一本新连环画也不过一两毛钱,这直接让人产生租不如买的不平衡感,像目前买房人的心态一样。

十四岁的我,在疯狂的阅读愿望与有限的图书供应量之间出现巨大的矛盾。这使得我不得不想出各种各样的歪点子去筹集看书的资本,而为了炫耀自己看过的书多,进而产生拥有更多书的愿望。由此开始了我的窃书生涯。

我第一个下手的目标,是邻居朱爷爷。朱爷爷是一家单位的会计,常年不在家中住,以至于他的那座终年无人的小院,有一种荒弃的感觉,檐下挂着蛛网,墙上长着杂草,却是周围家鼠野狗小猫和我们这帮半大孩子的乐园。小时候在那里扮鬼捉迷藏,只对墙上挂着的铁剑感兴趣,稍懂些事了,便对那黑屋子里的大书柜感起兴趣来——那里面有好东西。

朱爷爷的书,大多数是很久以前置办下的老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儿女英雄传》《拍案惊奇》之类,还有《山海经》《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聊斋志异》,我凭着十几岁少年的阅读兴趣,窃过“西游”“三国”和“水浒”,我的另一位伙伴,窃得一本《芥子园画谱》,由此开始学画,最终成为一位知名的山水画家。我所窃的书,原本看后也是想放回去的,但一想着放回去还不知会进了哪家小伙伴的灶门,于是一狠心,就昧了下来,此事一直到多年后朱爷爷去世,房子也被拆迁改建为楼房,也没人问起。我虽然一直心存愧疚,但想想那些书最终没有一直在蛛网尘灰中变为鼠虫的美食,而成为一个青春期少年的精神食粮,不禁有些释然,甚至还有一种拯救了它们的小小愉悦感。

我下手的第二家,是离家不远的建筑公司工会图书室,与朱爷爷家里的书一样,我在整个盗窃过程中,没有丝毫“偷”的负罪感,倒是觉得那些被铁栅栏封锁着的书,如同被投入牢狱的老友,正等待着我的搭救一样。

为了接近那早已无人打理的图书室,我也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首先,和门卫的儿子以及他家的狗搞好关系;接下来,做好堂弟的思想工作,因为他的身体够瘦小,可以从图书室的护窗爬进去,我可以在窗外接手,而即便被抓住,别人也不会拿七八岁的他怎样。

经过周密筹划,在一个月黑风高适合偷书的夜晚,我和堂弟出动了。我们学电影里的侦察兵,都穿了黑衣,还往脸上抹了锅底灰。我们从建筑公司后院的地沟里钻进去,迎面就撞到守门的大狗阿黄,看在平常给它丢馒头和挠痒痒的分儿上,它原谅了我们的古怪行为,摇摇尾巴自个儿玩去了。

我们从山一样的木头垛子缝隙里穿过去,很快接近了目标,堂弟不负重望,三两下爬上图书室的护窗,然后就往外递书。我凭手感,凡是塑料封皮包着的不好看的精装书,都扔在一边,匆匆忙忙抱了一堆手感尚好的书,用衣服包了,胜利而归。

这天夜里成功越狱的有《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战争与和平》,还有《敌后武攻队》《吕梁英雄传》等,以苏联小说为主,也有一些读不懂的法规和理论书。这些对于我来说,已是非常棒的收获了,那几本苏联小说让我在其后整整一个暑假里,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中。

建筑公司一直没有发现图书室有什么异样,这使我和堂弟又轻车熟路地干了几票。直至有一天,废品公司的一辆大货车开来,把图书室的书都运往了纸厂,我和堂弟才开始为自己人小力气小无法偷走更多的书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像阿里巴巴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发现的宝库被洗劫一空一样。而最令人愤怒的,是抢走这些宝物的人并不认为它们是宝物,反而拿去铺了路。

建筑公司宝库的沦陷,让我不得不把窃书的眼光放到下一个目标上——父亲的书柜。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在大衣柜下面的底柜里建起了一个小小图书柜,他时不时会把一些崭新的图书和杂志放在里面。那些新书,有很多是我

做梦也想得到的,比起我先前窃来的那些泛黄甚至发霉的旧书,它们简直就像衣着鲜亮的天使。它们中,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堂吉珂德》《欧·亨利小说集》,杂志则有《奥秘》《少年文艺》和《读者文摘》,都是我非常想看的。

但是,父亲每次买了新书,自顾自看完,就把书小心而平整地放进衣柜下面的书箱里,然后令人愤怒地锁上,让那些泛着书墨芬芳的尤物,与我一箱之隔,令我抓狂不已。

为了摸清父亲书箱钥匙放在什么地方,我可谓废尽了心思,找他借指甲剪,侦察到钥匙并没在他随身携带的钥匙串上。然后,就连床上、枕边、米坛、蜂窝煤后,甚至连泡菜坛子也找过,但终于还是没有找到。我也曾想正面向父亲借,但父亲一脸吝啬和不情愿,仿佛是担心我损坏他的书,又仿佛是其中有些书,是我现在不适合看的。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下决心一定要把它们弄到手。

一连很多晚上,我都静等着父亲看书,睡觉。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他放书,并把钥匙小心地放到挂蚊帐的竹筒里。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新书了,我那份高兴劲,至今想起还兴奋不已。

多年后,我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语文老师,一次在饭桌上聊往事,说起了童年这些趣事,我以此事来取笑父亲的吝啬,父亲听了不仅不生气,而且很开心地笑了,说:“傻孩子,如果我不那样坚壁清野神秘兮兮,你会那么快那么认真地读完那么多优秀的外国经典?那些书,都是专门为你买的,而且,我藏钥匙的时候,早就知道你那小脑袋瓜在门上的窗户上盼望了好多天了,我就是为了吊吊你的胃口,让你好好珍惜那些书。不是你小子聪明,而是你爸爸太有心。”



家 访

谢志强

沙平最怕我去家访，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差。

我刚到三营职工子弟学校教算术，还兼班主任。我拿沙平没办法，他也不调皮捣蛋，就是丢三落四，不是课本不见了，就是作业没交。他的算术成绩总是倒数第一。同学叫他“小糊涂”。而且，他课堂上老是开小差，人坐在教室里，心却跑到别处去了。

有一节课，他低着头画画。我从讲台走到他的桌边，说：“不听课，你在干啥？”

沙平说：“画羊羔。”

怪不得他的作业簿时常撕掉几页。他画了一只小羊羔，站在一个大土包前。

下了课，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画面上的土包，问：“这是什么？”

他说：“沙包。”

我问：“沙包上像头发的是什么？”

他说：“红柳。”

我问：“画画的时候是什么课？”

他说：“算术课。”

我说：“看来，我得去你家家访了。”

他说：“老师，我爸爸不在家，去了也白去。”

我去请教办公室的刘老师，她是沙平的前任班主任，她说：“对于这样的差生，你经常家访，他就不犯糊涂了。”



沙平是住宿生，他所在的连队离营部有七八公里，挨着沙漠，是绿洲的前沿。我数次声称要去家访，沙平总是说他爸爸不在家。但是，他已显出积极的反应，认真听课，作业也不拖拉。渐渐地，我就不那么紧迫地要去他家家访了。但是，我知道，家访迟早得去，我想到“狼来了”的故事，要是狼不来，沙平会以为那只是幻想出来的“狼”。

终于，有一次算术考试，沙平得了九十八分，一跃到前三名。下午放学，他在办公室门前的操场上，显然是在等我。他用鞋尖在地上画着什么。

我走过去，他抬头，说：“谢老师，啥时候……家访我家？”

我看着他脚前的地，说：“抽个空去。你画啥呢？”